

編 印 說 明

一九六三年七月，广西民族学院历史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曾到田林县少数民族地区作实习調查。在調查工作中，由于得到当地党委的重視及有关群众的大力支持，从而比較广泛地收集了有关材料。这份調查报告，由該院覃作宁（教师）、林新隆、吴忠才、韦远用、譚玉現、韦安良等同志整理編写，編成后送給我組。我們认为这份报告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嗣經商得該院同意，由我組唐兆民同志稍加整理付印，以供研究参攷。如有錯誤，敬希指正。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1964年11月

目 录

壹、調查經過	(1)
貳、田林地区天主教的歷史	(2)
一、天主教的传入和天主教堂的建立	(2)
(一)天主教的傳入	(2)
(二)傳教活动.....	(2)
(三)入教情况.....	(3)
(四)教堂的建立.....	(4)
二、教堂的宗教活动及与各方面的关系	(5)
(一)唸經、过礼拜讚礼及禁忌	(5)
(二)神甫与教徒、教徒与教外的关系.....	(6)
(三)各教堂和教区的关系	(6)
叁、教会干涉中国内政及神甫的非法活动	(7)
一、天主教堂与中国官府的关系	(7)
二、神甫横行霸道和庇护胡作非为的教徒	(8)
三、神甫干涉教徒的婚姻及侮辱妇女	(9)
四、教堂的各种租稅	(11)
五、教堂勾結土匪	(11)
六、教堂干涉当地居民的信仰	(11)
七、間諜活动	(11)
(一)收集我国报章杂志	(12)
(二)摄繪我国地理图形及探测矿产.....	(12)
肆、天主教势力盛衰概略.....	(14)
伍、人民的反教斗争	(15)

一、馬神甫事件	(15)
(一) 外人初入田林傳教情况	(15)
(二) 教案經過	(16)
(三) 結 果	(16)

二、邓神甫在乐里被杀事件	(17)
--------------------	--------

三、其他的反教斗争	(17)
-----------------	--------

陆、教堂对当地人民的經濟剝削	(19)
----------------------	--------

一、地租剝削	(19)
--------------	--------

(一) 教堂土地的来源	(19)
-------------------	--------

(二) 教堂的土地和收入	(19)
--------------------	--------

(三) 剝削的方式和程度	(20)
--------------------	--------

二、高利貸剝削	(21)
---------------	--------

三、其它剝削	(22)
--------------	--------

柒、文化侵略	(23)
--------------	--------

一、孤儿与长工	(23)
---------------	--------

二、如此学校	(23)
--------------	--------

三、施藥治病的幌子	(24)
-----------------	--------

捌、目前天主教徒的思想情况	(25)
---------------------	--------

附 录

壹、定安史事片断	(27)
----------------	--------

一、关于石达开部队在定安活动情况	(27)
------------------------	--------

二、法光的流入使中国貨币的貶值	(30)
-----------------------	--------

貳、訪問对象姓名一覽表	(31)
-------------------	--------

壹、調查經過

对天主教的調查，目的在于了解法国侵略者怎样以其宗教的形式侵入我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以及如何进行其罪恶活动。天主教侵入田林一带，已有百多年了。这里（主要是旧西林县地）地居边远，境内山巒陡峭，森林茂密，交通閉塞，是个比較落后的山区。法国侵略者为什么对这些被人称为荒涼的地区感兴趣？他們到这些地区来，显然有其政治目的的。他們名为传教，但其真正目的并不在此，他們曾經进行过不可告人的政治活动，干涉我国的內政，同时还在这些地方普遍地进行了对当地人民的严重的經濟剝削。所有这些活动的深度、广度，都是我們所要了解的問題。田林地区天主教的侵入，也曾經引起人民的反抗，規模最大的有1856年的杀馬神甫事件；1900年乐里杀邓神甫等事件。史书对这些事件的記載仅是一鱗半爪，或甚至沒有記載。要清楚这些事件发生的經過和这些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必須进行調查。

此次調查工作从1963年六月初开始。六月七日到达田林县城乐里鎮，在县里听了有关同志对天主教情况的介紹和領導同志对調查工作的指示。六月十一日由县城出发到事前选择的天主教活动的主要据点——定安区（即旧西林县地）和旧州区的渭各公社。六月十二日到旧州区，在渭各公社先后訪問了刘家托、保上、渭各上、金堂等村寨（生产队），与各方面的人士广泛接触。六月十八日由渭各往定安区定安公社（即定安街。旧西林县城）和八来公社常井（或作长井，下同）屯两地。在定安公社，我們訪問了貧僱、中农中的老者，还訪問了一些国家干部。在常井，除对常井屯进行全面的訪問以外，还走訪了茅坪（距离常井約十里）等村屯，在这些地方，除了进行个别采訪外，还召开了部分老人的座談会。

这次調查訪問，除开座談会不計，一共接触了九十多次。通过这次接触，初步搜集了如下的一些資料：在天主教問題方面，了解了天主教怎样到来，法国神甫和教堂如何干涉我国內政，对当地人民如何进行經濟剝削及文化侵略；当地人民如何进行反抗斗争等情况。同时还了解了太平天国石达开部队經過定安和其他一些历史問題。到六月三十日調查訪問工作基本結束。

这次社会調查，工作時間不长，但是由于我們遵从党的指示，紧紧地依靠各級党政領導，并得到各級党政部門及人民群眾的大力协助，故能在短時間內完成任务。

貳、田林地区天主教的歷史

一、天主教的传入和天主教教堂的建立

(一) 天主教的傳入

天主教传入西林地区首先是从法国神甫开始的。因此，我們第一个問題就要弄清法国神父何时到西林？由于年代較久，我們沒有从口碑資料中得到确切的答案，但口碑資料一致肯定的是，最先来到西林的是馬神甫。据《黔疆諸証》記載：馬神父是法国人，他来中国的时候，先到澳門，清朝咸丰三年抵达貴州兴义的馬鞍山。此地离广西不远，他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后才来到广西西林县定安地区，于咸丰六年在定安被杀。此外，群众中还有两种說法：一說天主教在同治年間传入；一說在光緒年間传入。我們据調查資料和书本記載参照，認為后两說誤传，法国神父最先到西林的时间应是咸丰三年（1853）。

至于中国籍的天主教教徒来到西林，則比馬神甫早。据調查，在定安区的常井屯有楊、陆、卢三家，在馬神甫来之前就從貴州搬来，他們在貴州就已奉天主教了。馬神甫初到田林之所以能够立脚，也許与这些天主教徒有关。

(二) 傳教活动

群众傳說馬神甫的名字叫馬宁波，但史书則譯成馬賴、馬奧斯汀、削普特倫等。初到西林时究竟先到哪里，也有不同說法：一說到定安时因为没有房子住，他便在后龙山脚租一間民房住下来，并以住处作临时教堂；一說是他先到八桃，后来才到定安，然后到常井、渭各等村传教。这两种說法目前还难确定誰为正确。

另外有人說杀馬神甫时，县官把他从白家寨抓去。在《黔疆諸証》一书中也說他先到白家寨。这样看来，馬神甫曾在白家寨住过（此地离定安三十里）是无疑的。但是不是先到白家寨？則难下判断。不过，从历史記載当时馬神父与县官勾結来看，馬神父應該是先到定安。

馬神父企图在这里积极发展教徒，为了传教的方便，他还从貴州帶一个名叫曹貴的女教徒来。卢玉貞說：“曹貴是貴州人，已出嫁，粗識文字，因公婆不喜欢她，故出来从教。后来馬神父要她来广西，以便发展女教徒。”但馬神父被县官杀了，她的传教計劃也就破产了。

继馬之后又来一个殷神甫。随后相继而来的先后有陈、宋、高、楊、邓、汉、顏等神甫。顏在解放前两年病死，继之而来的有德、費两个神甫。費沒有在定安住，德直到一九五〇年才逃回貴州安隆去。至于他們来的具体时间已无考。

这些神甫都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1. 宣扬入教的好处。神甫对老百姓散布那些騙人的鬼話，說：“入教的人死了能上天堂；不入教的死后下地獄。”还說“入了教可以不納稅，犯罪不怕处罰，甚至犯杀人之罪也得教堂保护。”（据乐里老人座談会反映）。

2. 串联群众入教。神甫初来时，先找几个人入教，之后以这些人為骨干去串联，一人一戶扩大范围。串联者要講一番天主教的道理給人家听。

3.对一些流氓則用金錢收买。神甫借錢給他們去賭博或搞投机生意；并且借錢給一些好用錢的妇女，一百几十块法光（法国銀币）在所不惜；还不还也不追討。如此一个引一个，村寨上的居民入天主教的逐漸多起来。

4.对貧苦的群众，則以小恩小惠去引誘他們。这是神甫传教的主要手段。对一些貧苦农民，神甫不仅借錢給他，也可以借粮食（因教堂置有田地、詳見下节）。此外，还办一些学校吸收教徒（教徒間互称为“教友”）的子女进去讀書；也收容一些孤儿到教堂里去撫养，有的孤儿还得唸书，孤儿长大成人后則成为教堂的长工。此外，神甫还带些藥品，有时免費給一些病人看病，給藥吃，藥品多是一些大頸藥、发冷藥、眼藥水等。用这些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效果不小。

5.为了更好地达到传教的目的，神父經常下村寨去，不論信不信教，神父都到人家家里串門，宣传教义，其目的是以此更好地接近群众，便于說服他們信教。

6.采取威胁、恐吓的手段逼群众信教。据說馬神甫初来定安时，最初采取上述办法，奉教的人还是很少，后来他就說，不入教的就要挖他的眼睛。后来的那些神父也对不入教的人施加压力，如說山坡是他买下的，不信教的人不准去开荒，也不准在那地方居住。

7.通过婚姻的办法来发展教徒。教堂規定，如果女的是教友，男的不信教，这对男女如要結婚，則非要男的入教不可。反之亦然。

（三）入教情况

1. 入教的手續和仪式

神甫去問未入教的人道：“你願意入教不？”若今天同意，明天就去登記，全家大小都要記上名，之后，神甫即叫戶主到教堂去領洗（即洗礼）。原已入教的人家生下小孩到一周岁以上也要到教堂登記，登記后就算入教了。

神甫叫去洗礼的多是女人，有时也有男的。仪式进行时，神甫叫受洗礼者进暗房去，在房里不准点灯，也不准叫喊，神甫教受洗礼者唸經或講“道理”，約末一个多鐘头洗礼才完毕。有的說神父还留受洗礼的人在教堂住两三天。

2. 各地入教的情况

在西林的定安、常井、渭各三处有規模相当大的教堂，法国天主教神甫以这些地方为据点，大量发展教徒。

（1）定安

据調查，在汉神甫时，定安只有两家入教，一家姓龔，一家姓黃，后来才有一家姓崔的。（卢玉貞述）到顏神父来后，有梁姓（梁融和、地主）、黃姓各一家，周姓两家等四家人入教。現在只有周家的周海金还在世（周曾做教堂里的滿姑）。

此外，还有些流氓无賴之徒，或是偷盜犯罪的人也入教，但他們在定安的时间不长。

总的說来，定安信教的人不多，而且大多数群众是反对天主教的，原因是：

第一、入教了就不准拜自己的祖宗，所以引起群众的反感。

第二、定安是当时西林县城，官府的实力大，当官的人也較多，遇事有中国官府办理。老百姓說，我們既不偷盜又不做土匪，不怕得罪县官，有事不依靠教堂也有地方官办理。

第三、一般說来，定安街上經商的、有錢有势的人較乡下多，他們不需要神甫的小恩小惠，神甫这一“法宝”也难施展。

第四、群众最反对的是神甫侮辱妇女。

(2) 常井地区

常井信教的人比定安多，这是一个小屯，現有21戶，102人，自称为彝族。除一家地主之外，余皆貧、僱、中农。从前全部入教。茅坪屯有汉族25家，103人。其中有4家共14人因刚搬来这里住，所以不曾入教，余皆信教。上横甲屯有一戶（僱族）入教。龙崖屯（僱族）有8戶，其中兩戶是入教的。上举55戶中，信教的共45戶。

为什么在常井及其附近的村屯入教的人較多呢？因为最早在常井住的楊、陆、卢三家是从貴州搬来的，原是天主教徒，神甫来定安地区也多住常井。神甫以此地作根据地散布其宗教思想。这里又是偏远的山区，交通不便，群众少見少聞，思想比較落后；同时这里絕大多數都是貧苦群众，容易为神甫的蠱惑和被神甫的小恩小惠所籠絡，如张士林說：“在这里不奉教又沒有田地种，借也无去处，所以后来我也入教了。”此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历代統治者实行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視政策，造成当地人民长期不滿，有的群众就說：“中国官府看不起我們，法国神甫看得起我們。”这使神甫找到活动的市場。

(3) 渭 各

今渭各公社的曾家托、刘家托、金堂屯，渭各上、渭海山等村寨都信天主教。其他村寨我們沒有詳細地了解，可能还有一些人信教的。这些村寨多住高山、又多为汉族。

渭各入教的人数也比定安多。这里位于西林县西部与隆林县交界的地方，也是偏僻的山区，高山上住汉族，較平坦的地方住着僱族。僱族居民入教的很少，汉族入教較多。因为从前当地僱人势力較大，由于反动統治階級的挑拨，僱、汉族人民之間存在民族歧視，汉族人数較少，因而住到高山丛林中去。那里地方势力很薄弱，法国天主教的势力也容易侵入；又因交通不便，人民生活較苦，如金堂屯解放前只有一戶是富农、中农极少，其余是貧僱农，所以他們也容易接受神甫花言巧語的宗教迷信宣传和接受神甫的小恩小惠。因而这里入教的人較多。

(四) 教堂的建立

神甫来到西林地区之后，初沒有固定的教堂。1858年第二次鴉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从中国取得大量賠款，法国也得分肥，于是法国政府拨款在各地建立富丽堂皇的教堂，以作为其侵略活动的巢穴，各地教堂建立的情况如下：

1. 常井教堂

常井教堂是当地三个教堂中建立最早的一个，据說是殷神甫經手起造的。哪一年起，何时建成，群众已記不清楚。

2. 定安教堂

定安教堂建立略后于常井教堂，是汉（味多尔）神甫經手起的。西林教案后，西林县被罰巨款作賠償（具体数字有的說百万两，有的說十万两，有的說十万元）。汉神甫来后就用这一大笔賠款作为建立教堂的經費。

教堂从筹备到建成用了八年左右的时间。定安街的湯姆显孜（女、56岁）說：“我們定安‘金堂’（即教堂）一建成，神甫就請陆庭康去画里面的画，整整画了一年才完成。那时他才18岁，他活了82岁，22年前他才死去。”按此推算，这教堂建立到現在約86年前（即1877年，是否用西林教案的賠款則待考）。

教堂（包括唸經堂，住房，伙房，庭院）所占的面积横直各五十七步（約12丈）。現存四座住房共九間，土改时已分給貧苦人民住。唸經堂在解放前两年最后一个神甫德来哥把它

拆毀了，至今只剩兩邊牆壁。

建教堂的勞動力來源，除開一些教徒幫工之外，技術工匠都是從百色請來的，其他苦工如抬基石、挑磚瓦、挑泥漿等都是僱本地民工。據說“起教堂時，每天收工後，神甫寫條子給工人，叫他們到縣官那里去領工錢。買木料等也同樣由縣支錢。”（盧玉貞述）由此可見，這個教堂是中國人民的血和汗凝成的。

3. 渭各教堂

在現存的用磚瓦建的教堂之前，渭各曾經有過一個矮小的教堂，建立的時間有幾種說法：

封四妹（女，64歲）說：“渭各‘金堂’建立以前，已有一個破爛的教堂，後來才建這個新的。”

曾德清說：“我十一、二歲時就有人說在六十年前就有那個‘金堂’了。”這些說法都無確切的結論。

現存的這個教堂建立的時間距今約二十多年，經手人是歐德章神甫。

教堂所用磚瓦都在渭各燒，基石也就地取材，只有石灰是到三十多里外的平塘運來。

聽說歐神甫從貴州請人，也到南寧請工人來修建，其他繁雜的苦工則加在當地人民身上。

建教堂的費用需要很多，群眾說一個窗戶要幾十塊法光。其來源按教堂的三姑康桂芝說這是神甫從法國拿來的。這種說法不盡可信。因為原來的教堂在渭各、渭洛有許多田地出租，收入很可觀，這就是建教堂經費的來源，而不是法國神甫拿來兩個法光就能建起這堂皇的高樓大廈的。

這個教堂包括唸經堂、神甫住房、三間教堂人員住房。群眾很稱贊唸經堂的高大、漂亮。1958年時拆下來了。神甫住的是至今還存的一座三層樓房，今是公社的辦公室。其餘的皆泥築瓦蓋。

二、教堂的宗教活動及與各方面的關係

（一）唸經、過禮拜讚禮及禁忌

從神甫到教徒都要唸經。以宗教活動為職業的人，如那些教姑以上的要天天唸經。一般一天唸三次（即早、午、晚）。教徒中信教深的也天天唸，住在教堂附近的教徒早上去教堂唸經。其餘時間如走路、干活或晚睡前也規定唸。信仰不深的，一個禮拜才唸一兩次，也有人從來不去教堂唸過經。

凡入教者，每月的初一、初五、十五這三天早上或晚上（有時是下午）集中到教堂唸經。男女分成兩列，先划十字架（先從頭至胸部再從左到右點兩肩）之後合掌唸經。

在禮拜天教徒一般都不做什麼工作，而到教堂里去唸三次經，唸一次約一小時。教徒們跪着對神甫、對落淚的蠟燭，由神甫唸一句，教徒跟唸一句。

教徒死後都要抬到教堂去，由神甫唸經一兩天之後才抬出去埋。因為神甫規定，凡教徒不得再信其他的教，家里死了人不得請道公，不遵守的就是違犯教規，受一定處罰。所以凡入教的人家廳堂上都不安神台、香爐，不求神拜鬼，他們在三月清明節也不掃墳，也不祭祖宗，只在九月時把祖墳上的草割光就算了。信教的人家廳堂上只寫有“萬有真原”四個大字及宗教對聯。

宗教活动最大规模的是每年有四次大讚礼，时间在二、四、七、十一月。二月是耶稣复活节，四月是圣神节、七月是圣母升天节，十一月是圣诞。最热闹的是二月和十一月。大讚礼时，各个屯的教徒都集中到中心教堂（有时在定安，有时在常井），人数有时百多人，至少也有几十。有时贵州安龙的神甫或主教也来参加，这一天象过节一样吃喝一通。

（二）神甫与教徒，教徒与教外的关系

教徒必须服从神甫，教姑级以上的女人不得结婚。

教徒与非教徒不能通婚，否则非教徒要入教才成。一般说来，教徒与非教徒没有什么严重的敌视关系。但多数不入教的人对入教的人有鄙视心理，说教徒抛弃了自己的祖宗还有什么光荣呢？尤其对女教徒被看作鄙视的人，说被神甫侮辱过了。调查中还未发现因宗教问题发生教徒与非教徒互相械斗或互相排斥的现象。

（三）各教堂和教区的关系

西林地区三个教堂原来是属于南宁教区所管，后来又属于安隆教区管。

西林的三处教堂，渭各是独立的。定安教堂在经济及各方面都属于常井教堂管。

安隆有法国天主教的一个主教，两三年来到常井一次。常井的神甫与安隆教堂的来往很频繁。卢玉贞说：“神甫每年总要到其他教堂去玩一两次，到安隆去开会一次。其他教堂的神甫也常来常井玩一两天。”她还说当她二十多岁时，曾见过姓贾的主教来过这里，当时由颜神甫接待他。常井的神甫除了到定安去之外，还到各村寨去看教徒。

常井白玉光说：“我十八九岁时，随神甫去安隆开会。那时候中国神甫在三月开会，法国神甫则在七月。中国神甫开会时，约有三十多人，法国的有二十四个。会议分别召开的原因，按神甫说是中国与法国习惯不同，不能在一起开会。”但我们认为其所以如此，是有政治目的的，因为法国神甫要商讨侵略计划、步骤，当然中国的神甫就被摈诸门外了。

在渭各教堂居住时间较长的是欧神甫，他每年都到安隆去一次，有时还去两次或三次。他不大喜欢到安定去。有时他就下到各屯去传教或干什么阴谋活动。

叁、教会干涉中国内政及神甫的非法活动

一、天主教堂与中国官府的关系

法国神甫与中国官府官员的关系是有其双方面的原因的。但在旧中国，决定这关系的主要是法帝国主义及其侵略先锋——神甫。他们和中国官府好，是为了拉拢上层统治者，站稳脚跟；也有的中国官吏和他们结合起来对付中国人民，或是害怕帝国主义而和他们来往的。在调查中，有的说：“神甫和中国官可好哩，听说从前法国的刘主教从南宁来定安、渭各时，中国县官到乐里去接他，和他们同拾吃饭。”“颜神甫在这里时，县官周德昂、岑炳尧就常和他来往，互相请酒饭。”“神甫与一般的绅士也是有联系的，绅士到教堂，神甫迎他到里面去谈。一般人去神甫是不接见的。”（李大娘，杨保禄，滕滋等述）

然而，人们说得更多的是“神甫见（中国）官高一级”。这虽然多是出于不信天主教的人之口，但要是没有这种事，人们当然不会捏造的。至于奉教者都说没见过这等事，只是因为从前只看到天主教堂的“好处”，而看不清神甫的罪行，神甫在他们面前也装得格外“仁慈”之故。

在定安，很多人都说，中国皇帝允许法国佬来传教，有的说还发一块金牌给神甫，上面有字，大意是：“神甫逢中国官高一级。”若县官不服他，他就会拿出这块王牌来吓唬人家。据说神甫初来时也穿清朝官员服装，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有了这些优越条件，他们就随便干涉中国政事：县官审判有关教徒的案件，须要先得听神甫的话了。因此，他们就可无忌惮地包庇犯法的教徒，无视中国法律；甚至敢惹中国军队。据说马神甫被杀后，西林县官张鸣凤被充军到黑龙江去。（可能是新疆）

定安有一种有趣的遊戲，以手的位置表示人物：手摸鬍鬚（手放在颧下）代表“神甫”；手拍胸膛代表“县官”；手摸膝盖代表“百姓”；取胜方法是：县官怕神父，神甫怕百姓；百姓又怕县官。老人说番鬼佬怕老百姓。（刘自敏述）民间流传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历史上已形成了群众对中国官府和法国神甫间关系的看法。

陆彩金的父亲说：“神甫大过官，官家要杀人得先问过神甫。有一次定安的县官要杀一个确是杀人放火的土匪，拉到半路，汉神甫见了，说不能杀，结果就没有杀。”

周庭芳说：“我见到了一个教友的牛吃了另一个教友的玉米，另一个教友要他赔，并告到县官去；正当县官要处理这件事时，颜神甫赶到县里，他说这是教内的事情，县官不能管，结果那县官也就不敢处理这件事了。”

张士林说：“汉神父在这里时，有游勇到这一带地方活动，神甫知道了，就马上写信给县官说‘你吃什么饭，让游勇来这里烧杀，你为什么不管？’接着，神父又进到衙门去，脱下帽拍在桌子上，叫县官带人去打游勇。后来县官亲自带兵出发，在八来和游勇打了一仗，游勇死了二十多人，被赶走了。”看，神甫俨然以中国官员的上级自居了。

张士林还说：“有一个教友叫张玉金，开枪打死了别人的牛，被县官捉去关进监狱。后来神甫领他回来，并对县官说：“赔牛就得了，为什么要关他！”

杨保禄说道：“民国廿六、七年时，颜神甫从贵州安龙运银子来常井，常井白阿少也跟他去。东西经过梅子口时，有小股土匪出来抢劫（后知是安龙城人）。神甫被抢后返回安龙

見县官和司令，后来县官就捉那四个匪来杀。神甫又叫县官赔他的銀子，县官就抄那四人的家来赔”。連中国官府也要为神父服务了。

关于干涉軍隊的事，馮文明說：“神甫沒有枪，沒有兵（按，据調查一般就說神甫沒有枪来护身），可是他那张嘴巴很厉害，連县官都怕他。有一次，兵勇冲进教堂，想在那里驻扎，被神甫攔了出来。这些兵后来个个挨打屁股，县官也不敢哼声。

白玉光也說：“云南兵来定安时，我十八岁，还給顏神甫当禱祭。那时我們也在定安，因为怕被兵抓去挑担，神甫就給我写了个号片（身份証之类），說明我是教堂的人，兵就不敢抓了。当时云南兵从別处抓来两个教友关在楼上，一个姓姚的見了我就說：‘老白，不得了！你去叫神甫来保我回去。’我回去报告后，神甫就来叫那些兵放出他的教徒。士兵們用枪指着神甫，还想打他。他說：‘你們敢打，我就去找你們的官。’士兵就放出那两个人了。接着神甫又令士兵們叫他們的头头来教堂。那头目来了还給神甫下跪呢。神甫訓了他一頓說：‘你們怎么这样乱抓人？带軍隊不早有准备，沒有人仗就用馬馱算了。’那头目又和他頂嘴，但頂不过神甫，只好給神甫烧炮竹賠礼了事。”白玉光还說神甫庇护了一个連长和四个士兵逃走。看，作为統治者国家重要机器的軍隊还受到法国神甫的干政，那些无恶不作的軍閥軍隊，竟在神甫面前恭順有礼，奈何神甫不得，可見他們在另外地方已尝到神甫的利害。由此也可見反动政府的軟弱无能和神甫之“胆大包天”了。

有些小官吏更怕神父，陆卜粉說：“从前常井屬于洞城村，村长陈錦儒，听說他很怕神甫，不敢同神甫見面。”

当然有些“蛮官”和“地头蛇”很兇，神甫也怕他們的。如有个县长叫张秉彝，要判一个不願交錢給团总的教徒。顏神甫去說县官管不了他的教友。县官很生气，不听神甫的話，說公事公办。顏神甫只好灰溜溜地走了。（郑茂明述）。刘东久也說从前渭各乡的乡长象地方上的恶狗一样，每星期都来到村上，但不到教堂里去，神甫也怕他，所以也交些捐稅十几二十块給他。但这种現象是較少的。

上述的这种关系正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里腐敗无能的中国反动政府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关系的一个縮影。大部分在当时社会里磨炼得面面俱圓的官吏，对于侵略者只好望风承旨，唯唯諾諾，甘于寄人篱下，委曲求全；少数有作为的官吏也逼于时势，而屈从于侵略者的大棒，否則紗帽就保不住。于是中国政府应有的主权遭到了粗暴的干涉；中国人民的应有权利更絲毫沒有得到保証。下面的事实，更証明这一点。

二、神甫橫行霸道和庇护胡作非为的教徒

仗着帝国主义的經濟势力、政治权力、軍事力量的侵略先鋒——传教士（神甫）都是十分橫蛮的。这使得中国人民在封建主义的枷鎖压迫下又加上了一座大山——帝国主义的压迫。

尽管神甫們想装出好人的样子来騙人入教，但豺狼毕竟不能变成外婆，他們的丑恶面目越来越暴露在中国人民的面前。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以至跟过神甫办事的人都以无可辯駁的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宗教外衣掩盖之下的强盜面孔，这是有助于教育广大人民和至今还留恋天主教的一小部分人的。

传说在建筑定安教堂时，法国佬很毒，神甫买了两个說是愚蠢的小孩来杀，用血来淋教堂的基石。（湯家儒述）有的則說馬神甫被杀后，侵略者为了报复，就捉了七十二个人来杀，用血来淋地基。此等事是否确实，姑且存疑。但是人民这样揭露他們，却道出了人們心

中对这些帝国主义的愤怒。

从前住在渭各、今住龙崖的封四妹說：“建渭各教堂时，孩子他爹帮神甫做工——打砖坯。神甫講定包給他三十块钱的任务。做好后，神甫說他做的砖不合格，要我們退出三十块钱，不退就抓人；我們无奈只好退出了。但事后神甫又取那砖坯去烧来用，真是气死人！叫人家烧窑时也是这样，講定給人家多少钱，等烧好砖瓦后又說柴火不值得这么多钱，要减价。那时我也帮神甫挑砖，明明原来砖角已坏了，他硬說是你打坏的，要扣你的工钱。为这些事受了气的人多和神甫爭吵过。”神甫就是这样折磨中国人民，剝削他們的血汗的。有的教徒說神甫从法国拿钱来起教堂，这是看不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而受其迷惑的结果。

跟随神甫八年之久的白玉光也以亲身的经历揭穿了神甫如何剝削他，如何对当地人民蛮不讲理。（詳見《人民反抗斗争》部分）卢延强說：“洋紗是神甫办来的（是否最先是神甫办来，待考，但“办来洋紗”是可信的），他多叫教徒帮他出卖，有些帮他卖紗的妇女被他賴說偷了他的紗，于是把人家綁起来，未入教的就逼她入教。”

神甫对待“反教”（即摆脱教堂的束缚）的人也不是象一些信徒說的可自由进退。封四妹眼見的事实揭开了其黑幕：“我的叔父封貴福（也信教）家里死了人，他不請人唸經而請魔公，神甫說他‘反理’，并把貴福和他的儿子綁到教堂里，要他們認錯后，并罰他家出二十斤猪肉和三十斤酒，一两斤黃蜡，还放炮竹賠不是。就連不去唸經的也挨神甫罵。我也被罵过。他說：‘你不想在死后上天堂了，那就要被打到地獄去。’这些正是“杀鸡給猴子看”的威胁手段。

白玉光見过神甫处罚很多人买猪肉、黃蜡給教堂，他說一次在定安有一个人砍了教堂門前的两根木，就被神甫叫人将那人綁起来，照样罰猪肉等物。此事滕滋也說，当时向神甫报告的人叫梁荣和，被打的叫蒲汉年。

神甫还强迫僱工同他一起回国，白玉光說：“大約我二十岁时，顏神甫硬要我同他回法国去，并和我講了三天三夜。因当时我家里有两个病人，所以我不願去。为这事他罵了我不少。他說：‘病人要死的話，你不在家他也是死的，何必在家等着呢？’听了他這話，我就有点不信他們了：他們講道理时说孝敬父母，为什么現在对我却这样不讲理呢？他們那套真是騙人的把戏。”这件事一針見血地戳穿了神甫虛伪的面目。

神甫不但自己作恶多端，也庇护胡作非为的教徒。定安街上的人說入教的人算是頂呱呱，犯人命案也不怕。这种事实在上文已經叙述到。白玉光說：“定安姓梁的入教后可恶哩。”岑峨說：“神甫宣传誰入教了，犯罪也得教堂的保护。故那时入教的多是那些偷鸡摸狗的人。有一次，从定安去八渡的路上有几个人拦路搶劫，还杀死一个人。后来官府將这些人抓住，神甫去說这是他的教友，結果官府放走他們了事。这事引起群众的愤怒。”当然不是所有入教的人都是坏的，相反，大多数是貧苦朴实的农民（見前述），神甫所以包庇那些无賴之徒，是为了扩大打手队伍以便站稳脚跟。

文自敏說他的伯爷是团总，但想袒护一个犯罪的亲戚也护不了，因县官抓得紧。后来他的伯爷去求神甫到县官那里去講“情”，县官就不追究那犯罪的人了。

三、神甫干涉教徒的婚姻及侮辱妇女

教徒和非教徒之間的婚姻問題。神甫規定：教內的女人不能嫁給教外的男人，除非那男人入教；教外的女人可以嫁給教內的男人，但那女人一定要入教才成，违犯者就受到神甫处罚。关于这，众說紛紜的是郭海棠与何子明的事情。

卢玉贞说：“郭海棠是渭各人，民国元年她十六岁，欧神甫送她到南宁去学习，共读了六年书。回来后同定安一学校的校长兼劝学所长何子明恋爱，后想结婚了，但何不是教友，这是违犯教规的。神甫将这事告诉主教，主教不喜郭了。又说何搞乱了教规，要何赔礼。何子明结果人财两空，老婆没娶成，还送一百三十斤黄蜡，放炮竹向天主堂赔礼。郭也因为严重地违犯了教规，不能算是贞女了，被贬为一般的教友。”定安的汤家儒、岑峨、李泰华、文自敏等都讲到这件事。

男的入教才得娶教内的女人的例子，如封四妹说：“卜竹湾的周老仁（男）是外教，想和教内的苏小二结婚，神甫叫周老仁来入教；周不去，神甫说不信教就不得和她结婚。苏家姑娘也去劝说周家。神甫还对老仁说：‘你入教后可送你去读书。’后来周才入教。读书的事，只读了十多天，只会跟着唸经而已。”

教内之间的婚姻问题。

教内的男女可以婚配，但要先到神甫处登记，之后发给教堂印的“结婚证”。婚前男女要到神甫处领洗（洗礼）。结婚那天请神甫来唸经。有的是神甫将教堂“养大”的孤儿互相配合，如渭各内彩华的岳父母，常井的杨保祿、白玉光等。

陆卜粉说神甫规定教友结婚要得到他的同意才成。张士林说结婚前要到教堂去听讲道理，去三、五、七天不等，伙食由自己带米去办。张曾身历其事。刘佳芳的母亲说她结婚前曾到教堂去听讲一个月之久的“道理”。

关于领洗、听讲“道理”的内幕，教外的人说是神甫趁此机会侮辱妇女，教内的人则说神甫不会乱来的，因为他们订的《圣规》上说得强奸民妻女。但我们看卢玉贞的父亲曾说过的话，他说他曾到法国，在法国还考上了神甫的职位了。但坐船回国时，见船上穿短衣的妖艳女人，他就调戏她们。后来主教因此降了他的职。卢延强从前曾问卢玉贞的父亲说：一般神甫搞不搞这些？他笑答道，那个男人不爱花？这姓卢的在从前人们问他为什么不去当神甫时，他都不讲到这点，只在一次酒醉后才讲出来的。从此可见神甫们伪善的面孔了，所谓降职之罚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

神甫还有教姑服侍和协助他：有给他煮饭菜的，如渭各的康桂枝；给他掌管教堂财产或料理孤儿的，如渭各的曾德清、常井的卢玉贞、赵金荣，定安的周海金，等等。这些人都在世，我们去调查时有的也承认做过这些工作。

定安杨炳贞、文光远说：“法国鬼来传教时，收一些年轻漂亮的女人，名义上说不是来做老婆，但是那些姑娘白天黑夜都在神甫身边闭着眼睛唸经。小时候送她们去读书，大了就回教堂做事，她们吃好穿好，随便花钱，一次七块八块不在乎。神甫还常带她们外出到常井，渭各去，这不是神甫老婆么？此外，每个信徒的女孩子都要送到教堂去唸经，不去不行。”上述的教姑都被送到南宁去“读书”过。

陆彩金的父亲说：“听说有一年县官把颜神甫和五姑卢玉贞扣押起来，县官审问神甫说：‘五姑是不是你女人？’神甫说你们怎样都说可以，反正我们都是一样”。神甫的话虽然不一定这么明白，然而这句话却大有文章。

黄立加说：“听说从前有一次常井的一个教友去安隆要钱，要不得，回来问卢玉贞要，卢说没有，这个教友就大叫大嚷起来，说神甫老婆没有钱那个有呵！卢玉贞气得要命。”有人说卢玉贞“白天不结婚，晚上结婚”。人笑周海金给神甫侮辱过，近两年人们才不笑她。定安街上的小孩见了教姑就说：“神甫老婆，神甫老婆。”文自敏说，神甫在定安时他就叫人回常井叫教姑出来。

常井赵金荣（四姑）說的这事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有个教姑二十多岁了，想結婚，她問要走的神甫。神甫說他走后不再回来了。于是她才敢去嫁人。嫁去作后母，沒有子女，五十多岁死了。”

神甫还經常侮辱入教的妇女，定安湯家儒、李泰华、滕滋、周国沛、文自敏、周庭芳、韦炳先、黎紹光等說的情况有：神甫拉攏妇女入教，入教时經過洗礼唸經，并在唸时把藥水（所謂“圣水”）給妇女吃，有的被叫到黑暗的房間里唸密經“好菜他先尝”。有一个女人只唸了一次，以后就不願去了。人問她为什么不再去，她說唸經不好。这种突然的轉变，是很值得深思的。周国沛說，“光緒十八九年时，神甫誘惑頂山峯五几个漂亮的姑娘入教，到教堂后神甫就調戏她們，她們回去告訴村里的人，当时全寨就起来反教。”神甫的腐化生活体现了资产階級腐朽的生活方式和資本主义制度的可恶。看了这些，不能不令人憎恨这些衣冠禽兽，因而它受到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反抗也是必然的。

四、教堂的各种租稅

这里說的收稅不仅从經濟利益上說的，而是反映了神甫在我国的橫行霸道行为。

卢延强說：“神甫講太阳、河水、山林到处都是上帝的，我是上帝的信徒，所以河山也归我管。因此我們去挑水、晒谷也要交稅給他。”湯家儒等也这样說。这些事也可能有过一段时期。

五、教堂勾結土匪

常井白玉光說：唐朝刚做过百色知县，后来做游勇头目（按：人們又說他是做土匪的，这就与游勇有区别，若实是游勇，有时亦会打劫穷人，故終是社会上一个贅瘤。）住在央边、者苗一带，經常进行搶劫，甚至到安龙教堂那边去打劫过。后来官府捕得紧，唐来求顏神甫說要入教，顏立即答应了。唐就抬猪入教，还拿了三十多枝枪来教堂收藏。过了很久他們才来把枪拿去。

陆秀金的父亲說：“唐朝刚来奉教时我已十八岁。他去做匪，官府拿他拿得紧，他才来奉教。还有姓周的姓楊的土匪，也来奉教，天主堂也收留。”

六、教堂还干涉当地居民的信仰

陆彩金的父亲說：“我們在常井住时，神甫多次来要我們奉教。我父亲捨不得不拜祖宗，因而不奉。不奉教就要請魔公喃神，神甫說他們看不順眼，要我們到村外面远一些的地方去做，后来我們請魔公祭神的就得到村外边去做了。”

七、間諜活动

天主教堂里神甫干的間諜活动是不不少的，显而易見的有：收集我国报章雜誌的資料；借遊山玩水为名收集我国的水文、地质、矿产的資料；調查各地人情风俗和生活情况；收集工农业生产和市場貿易等經濟資料；用与本国通信来往，郵寄包裹等方法，把情报送回国去。这是帝国主义传教士的主要任务之一。由于他們干的是見不得人的事，故极力設法掩蔽，秘密进行。由于以前群众觉悟不高，很少注意这些事，所以有关具体材料便不易得。但我們調查得到的一些材料，也能說明这方面的一些問題。

(一) 收集我国报章杂志

卢延强說：“每个礼拜都有法国神甫的信件、书籍、包裹寄来。所以法国亡国（指1940被德国占领）一星期后神甫就哭了。神甫也寄信件，包裹出去，包裹里常有石头（矿苗）信件有的送往百色，有的寄出貴州兴义。”

白玉光、楊保祿說：“邮政常拿一大包东西来給神甫，里面多是中国的报纸书籍，法国的报纸一年来一两次（？）法国亡国时，老顏一面看报一面叹气，‘唉！我的京城完了！’”上述的时间有矛盾，可能是述者記不清之故。

白玉光还說，中国神甫每年三月到安龙去开会，法国神甫則在七月去开会、这可能是法国神甫在搞間諜活动的碰头會議。

(二) 摄繪我国地理图形及探测矿产

白、楊还說，法国神甫經常到附近山去玩，带枪去打猎。那些年輕的神甫最爱打猎、神甫上山带有千里鏡，东看西看，德神甫还带有照相机去，照了很多相片”。

白、楊还說：“这些神甫也怪，哪里有水，有金他也懂。顏神甫曾說过，‘你們广西有很多金銀，你們不会用。’还說：‘这里有很多鐵矿，以后都由共产党来收去囉。’在平塘街上，老欧（神甫）叫人去挖地，他說：‘赶快挖，赶快挖，一下就得财宝。’后来果然挖出两个金做的小人和一鍊条。”

楊保祿又說：“賈主教和方神甫（从貴州）来常井两次，大約是民国八九年和十二年来玩的。每次来一个礼拜左右。另外还有两个神甫跟他們来，到常井后又到定安住一两天。跟来的冷神甫能騎在馬上用粉枪、步枪打飞鳥，听說他曾是馬（騎）兵的什么长，經過訓練了的。……主教常有照相机，照山鏡——有三脚架的，象我們測量队用的那些样，鏡直径一寸多。从（常井）后背山可望見旧州，百色，貴州、那边。他也給我們看，但我們看不見。只是从沒見過神甫有什么收音机，什么天綫也沒見過。”

常井冉永祥說：“神甫經常到附近山去玩，姓德的常有照相机，我未听說过他們有照山鏡，倒听說有一种藥，有了这些藥，就能看見地下有什么东西，这点他是不讓人知道的。”

旧州区覃書記說：“听說神甫不敢从旧州經平塘到渭各，他說这条路有地下水，他用照山鏡透过。”照山鏡是群众口头傳說，具体不知指何物。可能是一种測量仪器，他們用来測繪我国的地形图，以备侵略之用。

定安周国沛說：“神甫經常到山上去拍照片，然后把它送回本国去，小河（定安有两条河，分大小河）那边有块大田，神甫說下面有两只金鵝，神甫硬要买它。我們認為把金鵝挖掉定安居民就遭殃，所以反对他，也不卖給他。后来有人挖下去几公尺又不見什么。可見他說金鵝不过是一种借口，目的在于掠夺农民的土地。

关于这事，卢延强說的較詳細：“神甫常到山上去拾石头回来。顏神甫还到西行街与文候生队相邻的那块大田去探过三、四次。那时我十岁，在小学讀書，也見過他去探一次，去时还有两个外国人，也有教徒跟。神甫带有一个五寸长左右的小螺絲釘，能轉动伸长的，他将釘插进泥巴里，接着就把那螺絲釘取出的泥巴包好好的。以后还寄回本国去，神甫就想买那块田。那块田是我亲戚周汝恆的，后来以六百块钱的价当給文家，神甫給周家一千块钱去贖，文家說未到期不能贖，后来教堂买不成。梁瑤佳（教徒）对我說，“听說那里有汽油，很值錢。若有外国人来时，神甫又和他們一起去看。他們去过的八新（离定安十里），現在

我們探矿队說那里有水晶矿。”

我們在乐里召开的座談会上，老人們都說，約在宣統年間，有十多个番鬼佬到乐里来，他們与教堂有来往，但不住民房，也不住教堂。在乐里鎮的野外搭起棚住。他們到乐里山上去走，見好的石头就拿回来，后来他們順着公路上隆林、貴州这边去，去后再不回来了。广西曾被划作法国势力范围，所謂番鬼佬可能就是法国人，也可能是專門探測矿藏的地质队。

从上述神甫的一切活动中可以看出，这些“尽行善事”的神甫，都在本国学通了各門自然科学和受过了各种如何作殖民地統治者訓練的人。历史已給他們作出了結論：这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殖民政策的执行者，急先鋒、是一群强盜，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他們那美丽的宗教外衣終究被中国人民剝下来了。中国人民認清了这个道理，他們就更握紧了手中的枪，守好自己的家园。

肆、天主教势力盛衰概略

法国天主教教士在田林（旧时西林县）进行的各种罪恶活动是和天主教势力的盛衰有关的，一般说来，在馬神甫事件（即1856年）后，其势力一直很嚣张，中法战争（19世纪80年代）后更加嚣张了。但在“九一八”（1931年）以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来法国又败于德国（1940年）其势力稍衰，到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更加衰落，并且一蹶不振。到一九五〇年最后一个神甫夹着尾巴逃跑了。

在强盛时期，“定安开铺头的商家到百色去提货时，因为‘土匪’多，怕路上被搶劫，他们都到教堂去要一种“飞单”（支票之类），因为‘土匪’是要钱不要货的。”（周国沛述）“教堂里来往的教士也经常有七八个。在民国十年九月匪头狄远教带有两三千人打西林县城，匪头要杀顏神甫，顏說：‘你们杀我一人，只怕你们以后不好过’。后来就不杀他。”（湯家儒述）

衰落时期从一九三一年起，其原因可能是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正酝酿着，即九一八事件，日本侵略我国，法国国内政局混乱，帝国主义之间尤其是德法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东顾机会就相对地减少了，所以一九三一廖寿鎣当西林县长时，神甫很少和县官来往，县长不如从前那么怕神甫了。官府也按上等户来收教会的捐税。新官来时神甫与之互相拜见，再也不是新官单方面去见神甫了。到我国抗战胜利（1945年）后法国天主教势力进一步衰落，原因可能是当时法国虽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但在战争中打得遍体鳞伤，不再是一等强国了。加之国内共产党领导着强大的武装和工人运动并和戴高乐政府有着尖锐的矛盾。在中国，人民运动高涨起来了。美国势力也在扶蒋打内战“抗日”中有了增长，这不能不排斥和打击法国在广西等地的势力。衰落的表现：“土匪”敢于明目张胆地抢神甫的东西，解放前几年，尤其是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神甫曾几次被坏人（？）搶劫。有一次欧神甫去貴州回来时在半路上挨人拦路搶劫，衣服、鞋子都被剥光，所骑的毛驴也被搶去，他只好光着脚走回教堂，后来他跑到安隆去躲避。一九五一年时又回来渭各看教堂，群众要斗他，他便跑了。那时在定安，連小孩子也敢用石头去打教堂那花花绿绿的玻璃窗。他们噫经时，小孩就在教堂门外叫：“圣母瑪利亚，操你的媽。”解放后，（西林在一九五一年才彻底解放）神甫都跑光了。